

蘇聯文藝叢書

鮑里斯·波列伏依著

費學譯

偉大水道的建築者

人民日報出版社

蘇聯文藝叢書

偉大水道的建築者

鮑里斯·波列伏依著

費學譯

人民日報印行

譯自 1952 年 6 月號《蘇聯文學》

蘇聯文藝叢書

30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上海造 0001—5000 冊

人民書店印行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0124 36 開 90 面 53,8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鮑里斯·波列伏依，真正的人和短篇小說集我們是蘇維埃人的作者，是全世界讀者所知名的一位作家。他把文藝工作和廣泛的羣衆活動聯系在一起，近年來曾以蘇聯文化代表團的一個成員的身份，訪問了許多國家，並出席了多次的和平會議。

作為一位小說家兼新聞記者，波列伏依對於蘇聯現實社會中每種新事物的表現都深感興趣。連載在真理報上的他的特寫是極受歡迎的，寫的都是目前正在伏爾加河、中亞細亞、烏克蘭、以及克里米亞進行着的龐大的運河和灌溉計劃的事。

一 一
『根據我參觀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計劃的結果，』鮑里斯·波列伏依說

道，「根據我直接觀察這些劃時代的工程，並根據我親自結識的那些具體實現這些計劃的人，我打算照着那本描寫偉大衛國戰爭的我們是蘇維埃人的同樣的方法，寫一本關於共產主義建設的書。」

波列伏依採取這個主題所寫的一系列的特寫已經在火星雜誌上發表了，這裏所發表的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上面是本年第六期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上對本書的一個概括的介紹。本書就是根據這期月刊譯出的。

在我們祖國正進行着治淮等偉大水利工程的時候，在全國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時候，我們看一看蘇聯的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新人新事，對我們自己實在是一種鼓舞。

譯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上海。

偉大水道的建築者

#0019

目 錄

譯者前記

海濱路

見習生的故事

求 醫

歷史的錄音

來遲了的信

古代巨象

掛號包裹

一

一二

二三

三九

四五

六〇

七二

海濱路

我們乘着一輛嶄新的『勝利牌』汽車，車子是剛出廠的，還沒有『試過』，所以我們開慢得像蝸牛爬似的，這大使司機不高興，他看到連集體農場的破卡車都從我們旁邊急馳過去，真恨得咬牙切齒。

車窗外無止境地往後移動着大片大片的平坦而單調的草原，偶而點綴着一片灰白色的碱質的沼澤，移動的速度慢得叫人要發狂，人在夢中有時經驗過這種慢勁。車輛來往異常頻繁，灰塵簡直沒有機會落下去，就像一塊厚厚的灰色的幕布似地高懸在草原上。我們週圍的一切東西：電線桿子嘍、馬路上縱橫交錯的彎垂的高壓電線嘍、路溝裏的草嘍、甚至連那些直挺挺的立在洞頂上眯着川流不息的來往車輛的花金鼠嘍——一切東西都蒙着一層厚厚的灰塵，好像

—— 2 ——
硝過的小山羊皮一般。這兒，那兒，灰塵會突然向上直旋，變成一根旋轉的柱子，好像要撐住低低的昏暗的天空似的，但是不到一會兒工夫，那根灰柱也溶化在這片灰霧中了。

就連秋夜的寒氣也沒有把灰塵壓沉下去。汽車上的車燈照不透那一片朦朧的灰塵，那些車子就只有摸索着前進，使勁地把喇叭按得嘟嘟叫着。在這樣的情況下，開車真是件冒險的事情，因此我們的司機便提議要我們攛開大路，在附近一個農莊上過夜，這個農莊是以它的集體農莊主席而出名的，主席是一個具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凡是從伏爾加—頓運河來的人，他一向都是歡迎的。司機攛開大道，開上一條鄉間小路，這樣才使我們從灰塵的包圍中脫身出來，一個鐘點以後，我們便看見前面愉快地閃耀着一片燈光。

汽車在一座長長的新房子外面停了車，這兒就是集體農莊的辦公處。窗內點着燈，玻璃窗格被水蒸汽弄得模模糊糊，我們可以隱約看見裏面許多人影。

一股淡藍色的香烟的烟霧從敞開着的通風窗湧出來。司機跑進去了，過了一分鐘工夫他便同一個矮胖的人一起出來了，那個人穿着軍裝和發亮的長統皮靴。他用手帕揩一揩他的剃光的頭，走到我們的車子跟前，同我們握手，用一種愉快的低低的聲音說道：

『直接開到我家裏去吧。我的老婆會照顧你們的。我馬上打個電話給她。她看見你們會非常高興的。對不起，我不能夠陪你們一起去啦。我們這兒剛從莫斯科來了一位講演人。他正在給我們講農田灌溉。』接着他又轉過臉去對司機說：

『你沒有忘記路吧，近衛兵：這是海濱路，同這條路交叉成直角的那條路就是大堤路。我家就在那兒，三號門牌。就是油漆門廊的那一所房子。我馬上打個電話給高蘋娜，她會把什麼事情都辦得有聲有色的。她動作起來的時候，像閃電似的。』

但是我們卻沒有給我們的女主人一個機會『動作起來』，雖然她的確非常誠懇地歡迎我們。在灰塵密佈的草原大路上，長時間地坐在慢得難受的車子裏，真使我們累透了，所以我們只把旅途上積累的塵垢洗了一些之後，便走到女主人已經給我們安排好床鋪的臥室裏去，舒舒服服地躺在涼爽的新洗的鋪蓋裏。

我們在乾燥的灰塵密佈的草原上經過了一陣子疲倦的浪遊以後，再來到近水的地方，是多麼愉快啊。雖然我們在黑暗裏沒大看見我們周圍的環境，但是光憑那些大街的名字——海濱路，大堤路——便絕妙地叫人聯想起涼爽潮潤的微風和河水拍岸的柔和的聲音，以及岸旁蘆葦的沙沙聲。

女主人細心地把燈光罩好，使這間四壁仍然發出一種好聞的樹脂氣味的寬敞房間顯得半明半暗，在這種半明半暗的燈光裏，可以看見幾棵栽在盆裏的稀奇植物，以花邊窗簾作背景，分明地顯現出來；那些植物上結着圓圓的毛茸茸

的果實，人們本以為會看見那兒開着花的。在這種舒服環境裏，那些植物顯得怪不相稱。我不由得覺得以前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那些植物似的，但是我卻記不起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好久以後，我在迷糊的夢境中，聽見主席回家來了，聽見他穿着噠噠響的長統皮靴踏起腳來在屋裏走來走去，用一種半響不響的聲音責備他的妻子竟讓『運河上來的客人』晚餐也沒吃就睡覺了。接着我聽見他在打電話，用一種沙啞的私語似的低音，感謝什麼人介紹來了那位優秀講演者，要求允許他留他『只住一個星期，或者至少住五天，好吧，那麼就再住一天也好吧。』好讓他指教指教農民們。當主席最後平靜下來顯然要睡覺的時候，我又聽到兩個青年人的聲音——一男一女的聲音——在熱烈地辯論着糧哪一種東西更合算，種稻呢還是種棉花，一直辯到主席用同樣的私語似的耳語吩咐他們『別響，睡覺！』他們才不作聲。

這個草原農莊裏的奇怪的街名、主席在電話上的談話、種稻和種棉的辯論以及窗檻上那些奇異的植物——這一切事物湊合成一個總印象，叫人覺得既新奇又興奮，顯示出明天甚至會有更出乎意料的美事。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我依然有這種感覺，我一睜開眼睛，第一下就發現那些神祕的花盆裏栽的不是別的，正是幾盆變種的棉花。那些棉花的下面還在開花，但是上面卻掛着成熟的棉球，就要爆開了。掛着花邊窗簾的窗戶外面，幼小的阿拉伯橡膠樹的葉子在風中擺動着，但是窗外並沒有從大堤路上照理應該看得見的河流或湖泊，卻只有一片灰色的、乾燥的、光禿禿的草原，從農莊所在地的高崗上伸展到遙遠的地方。

隔壁房間裏開了一桌豐盛的早餐在等着我們。但是我們的主人並沒有在。他的妻子是一位個兒高高、動作緩慢、體格強壯的哥薩克女人，打扮得整齊齊，下巴額下面結着一條白色的布頭巾，她告訴我們，「父親」在天亮以前就

同一位莫斯科客人到田裏去了，根據農莊計劃，等到明年春天這條灌溉運河一修好，就要在那塊田地裏種稻和種棉花。今年農民們已經作了一些試驗，雖說水仍然很少——因為水必須從深處用抽水機抽上來——但是試驗是成功的，目前一般人都一股雄心，要使受到灌溉的田地生產出像他們的葡萄一樣出名的莊稼，這種葡萄就是集體農莊從現在的泛濫區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帶來的。

『爲什麼這樣缺水呢？』

『哎呀，頓河離這兒足足有三十公里。我們不得不用抽水機從深井裏抽水，而且水又全含礦質，又鹹到極點。運牲口也不愛喝。』

我們說，照這個農莊的街名看來，彷彿並不會使人聯想到缺水的情況。

我們的女主人微笑了，露出一排整齊的珍珠似的牙齒。

『那些名字叫得並不錯。一到春天，齊姆梁斯卡雅海就要一直湧流到我們的住宅跟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條街才叫作大堤路，而海濱路呢，是一直

通到碼頭的。去年春天我們從老家搬到這兒安居下來的時候，關於給街道取名字的事兒，就大大地引起了一場爭論。你明白吧，我們老家那兒祇有一條街。

那條街貫通全村，俯瞰着順河。但是現在我們卻有了好些條大街、馬路、和廣場了。我們甚至還有了一條林蔭大馬路。不錯，那些樹木小得給一隻小雞遮蔭也不够。但是我們仍然把它叫作林蔭大馬路。等我們栽的那些橡膠樹、柳樹、和櫻桃樹長大的時候，它會成爲一條優美的林蔭大馬路的。」

她不言聲了，只顧忙着換盤子，把新鮮食品一樣樣擺在客人面前。

『你不想念老家嗎？』

她嘆了一口氣。

『老實說，我想的。說到頭來，我是在那兒出生長大的呀。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葬在那兒。況且那又是那麼美好的一個村莊，到處是青草、樹木、和鮮花。……離開那兒彷彿怪可惜的。當你不得不把哪怕是一棵衰老的梨樹砍掉的

時候，你也會難受啊，你又怎麼能够把一切東西都隨身帶走呢？父親，還有許多別的人，彷彿都已經把老家忘了。他們現在的心思都放在棉花和稻米上了。他們是那麼忙着向前看，因此也就沒有時間回顧以前了吧，我想。昨天他們深夜還在辯論着最好種哪一種莊稼哩。有人說種稻更合算些，有的人卻贊成種棉；他們說，國家需要棉花比需要米迫切些。父親大約是下半夜兩點鐘才回家的，孩子們回來得更晚。他們辯個不住嘴，直到父親叫他們別響了才罷休。年輕的孩子們對於老家連談也不再談起啦。在他們看來，老家已經沉在海底了。」

她放了一罐葡萄在餐桌上，一簇簇重甸甸的紫葡萄，滴滴的露珠還在上面發亮哩。

「這是我們的著名的新品種。嚐嚐呀。」她笑了，好像對自己笑似的，接着，惟恐客人們會誤會她的笑意，她便連忙加以解釋。「你們以爲我們真古怪

吧，把我們的大街叫作海濱路。但是你們知道這兒的人們現在正在辯論着什麼問題嗎？共青團的男女孩子們給這個農莊想起了一個新名字。他們想把它叫做五海村，因為五個內海的船舶不久便要在這兒停泊了。起初，年紀大些的人都取笑這種想法，但是近來父親使我吃驚了，他突然晴天一聲霹靂似地說道：

「五海村，哼！這個名字倒不壞呀，不是麼，高蘋娜？」

電話響了。我們的女主人拿起聽筒，移開頭巾，把聽筒放在耳邊。

「哦，是你呀。不。他們還在這兒哩。是的，他們正在吃早餐。喂，你聽我說，你把這件事交給我辦得啦！用不着勞你的神教訓我啦。對的，我會告訴他們的，但是你照料照料你自己的事情吧。招待客人是我的事。」

她把聽筒掛在鈎子上。

「就是他本人。他怕我對你們招待不周。你們知道吧，他腦子裏就只想着那條運河。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人從運河工地跑到這兒來，他便不知道怎麼